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 戲劇 一輯	蘇聯 美術 一輯	蘇聯 音樂 一輯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一輯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蘇聯詩集 一輯	蘇聯報告文學選 三輯	蘇聯少年文藝選 三輯	蘇聯名著概說 二輯	蘇聯名作家合集 二輯	蘇聯名作家專集 六輯
----------------	----------------	----------------	----------------	-----------------	------------	---------------	---------------	--------------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
蘇聯名著概說

第一輯

定價一六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
運包紮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
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大東書局

書號：7008 (3001—5000)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二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爲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爲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誌謝。

本書——蘇聯名著概說第一輯——左列各篇係選自下列各書，謹向譯者及出版者

青年近衛軍	蔣宛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八卷十五期
團的兒子	朱筭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八卷一期
虹	源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
被開墾的處女地	譜萱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
油船德賓特號	譜萱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九卷四、五期
鐵流	以羣譯	選自蘇聯文藝史
旅伴	S·L·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九卷六期
人民不死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萱草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八卷十二期
日日夜夜	磊然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
城與年	曹靖華等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
列昂諾夫的「索特」及「侵略」	遇平譯	
心地純潔的人們	工車譯	
「對馬」及「艦長」	張名譯	選自南京中蘇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十八卷七、八期

蘇聯名著概說

第一輯

目次

前記

法捷耶夫及其「青年近衛軍」	一
卡達耶夫的「團的兒子」	一九
華西列芙斯卡雅的「虹」	三七
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	四九
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	六三
梭拉菲莫維支的「鐵流」	七一
潘諾瓦的「旅伴」	七九
葛洛斯基的「人民不死」	九五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样煉成的」	一〇五
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	一九
斐定的「城與年」	三七
列昂諾夫的「索特」及「侵略」	八九
威希果拉的「心地純潔的人們」	一〇三
諾維科夫的「對馬」及「艦長」	一三三

法捷耶夫及其「青年近衛軍」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

是蘇聯文學中最著名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一九〇一年，他生

在俄羅斯中部的小城市吉姆里。他的父親和母親是醫生助手。過了幾年，全家遷移到遠東。法捷耶夫被送到烏拉地沃斯托克城的商業學校唸書，革命時他仍住在那裏。當科爾
爾克元帥率領的反革命軍隊在遠東開始軍事行動，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佔領烏拉地沃斯托
克城的時候，十七歲的亞歷山大·法捷耶夫便拋開了學校，參加革命的地下運動。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兩年間，他在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工農組織的游擊隊裏面作戰，後來，又加入紅軍的隊伍，反抗科爾爾克的反革命軍隊和外國干涉軍。

外國的干涉軍隊被逐出遠東後，蘇維埃政權建立了，法捷耶夫重又繼續中斷了的學業。他在礦務學校度過了三年（一九二一——一九二四）。然而，他沒有成為工程師。自一九二三年起，他開始為報紙寫文章。一九二四年他的小說泥濘和逆流出版，一九二七年他的第一部巨作品問世——小說毀滅，這本書將他列進蘇聯作家的第一排。他的書譯成了許多種的文字。他並榮譽了列寧勳章，成了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中的一員。

在法捷耶夫開始寫作的那些年代，內戰與反干涉的鬭爭形成蘇聯文學的主要題材。那些年間大部分

的小說都是描寫蘇聯人民爭取自由的鬭爭，結果是主角們得到了勝利。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卻選了另一條路線。毀滅，或者如英譯本所稱的十九個，卻是以游擊隊的崩潰爲結束。法捷耶夫指明出來蘇聯人民，布爾什維克，如何遇上死亡，以寡敵衆的作戰，如何遭受挫敗，而在他們的心裏仍留存着對於他們事業的正義，和對於事業的最後勝利的堅定不可動搖的信念。

法捷耶夫這部書中的中心人物是布爾什維克萊奮生，游擊隊長稱他『正直的人』。萊奮生表現出一個有極大道義力量的人。沒有什麼可以動搖他對於正義戰爭的堅定信心，爲了這正義的戰爭，全游擊隊都像他自己一樣，準備供獻出他們的生命。譬如，當游擊隊員木羅式加抱怨游擊隊員生活困苦的時候，萊奮生告訴他離開隊伍。木羅式加回答這件事情說：『我走出隊去，那是斷乎做不到的，繳械就不行了。』

當法捷耶夫在他的小說裏描寫游擊隊員，布爾什維克，描寫直到那時俄國文學從不知曉的新人物時，他仍舊沿着俄國古典作品的舊傳統，尤其是萊夫·托爾斯太的作品。像托爾斯太那樣，他提出領袖，以及英雄與廣大人民羣衆之間的聯繫的問題。他也像托爾斯太那樣，覺得人民才是歷史過程的主要動力。是什麼來決定人民的行動呢？托爾斯太回答說這問題是我們所不能夠理解的。

法捷耶夫不同意托爾斯太的不可思議論，也不同意他對人民大眾領袖，軍事領袖的否定。法捷耶夫認爲領袖是人民大眾意志的集中表現；在這一點上，也僅只在這一點上，才有他的真正的力量。

托爾斯太把拿破崙描寫成渺小不足道的人物，在法捷耶夫的小說裏面，萊奮生只是外貌被貶低了。『走在前面的是萊奮生。然而他顯得非常之小，而又那麼滑稽地揮着很大的盒子礮，要相信他是主要的指導力，可真不容易。』這種貶低萊奮生的像貌，這樣將他描寫成平常的人物，使他在他所領導的游擊隊生活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藝術的真實。法捷耶夫向我們表現出萊奮生如何領導羣衆，如何建立他們的意志，如何用他自己的強韌的意志和精神的巨力去增強他們的意志和力量。所有這些都獲有成就，因為萊奮生代表『正義的力量，』因為他是一個『公正而正直的人。』

法捷耶夫告訴我們，起初萊奮生『感覺到並非真正在指揮，而事情離開他獨立發展到不由得他的意志。……他在軍中服役的最初一段短短的時期，所有的精神力量幾乎都用在克服和對別人遮掩他對自己的生命的心，那是當作戰時壓在他身上的。』

『他很快就習慣了瀕臨危險；他進入了那一種心境，對於自己生命的擔心不再攔阻他去擔當別人的生命了。在這第二段的時期，他得到了指揮的權力。』

這能力的獲得，乃是由於萊奮生之指揮領導是根據了人民的利害。他的英勇不是來自個人的美德。正相反，他個人的美德卻是人民英勇的表現，他是人民中最優秀的代表之一。

法捷耶夫繼續發展了托爾斯太的藝術傳統，他不僅對於歷史哲學與領袖和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提出了新的解決，而且在這一點上他也提出了許多的倫理問題。毀滅首先是一本對於人類的愛與尊重

的書。法捷耶夫指明出來，『萊翁生便是一個個別的人了，倘若他沒有強大的，別的什麼希望也不能比擬的，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倘若在他的心裏沒有對階級解放的驚人的渴望。這便是力的源泉，將他昇到『偉大的人類的峯頂。』

二

法捷耶夫的第二本小說烏德克的最後，從一九三一年起分篇發表。毀滅寫在內戰不久之後，而他的新小說卻回顧了遠東的游擊戰爭。這便說明為什麼這本書所涉及的場面，事情，人物的範圍，比毀滅更要廣汎。

在烏德克的最後這本書裏面，作者繪出了一張描寫那些年代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包羅萬象的圖畫，這裏，前景仍是索爾科夫領導的游擊隊及其領袖人物的生活。

作者在這裏的主要目的，是指示出形成一個高尚的，堅強的，善良的新人物的過程，這新的人物正是幾世代爭取俄羅斯自由解放的戰士們所夢想的。在這種意義上來說，烏德克的最後有特別的價值，因為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法捷耶夫提出了許多國家的作家們都在力求解答的問題——在文學中創造一個肯定的人物的問題。

杜斯退益夫斯基談到他對於他的小說白癡的觀念，他說道：『這本小說主要的目的是描寫一個高貴

的人。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情了，特別是在目前。所有的作家們，不僅是我們的，還有歐洲的一切作家，當他們開始承當去描寫肯定的高貴的典型人物時，他們總是迫不得已地放棄了這件事情。這工作實在是無邊無際的！我只能說出來，基督教的文學的高貴的典型人物中以唐·吉訶德最為完整。但是，他的高貴，也只因為他同時又是可笑的。狄更斯的皮克維克（比唐·吉訶德更弱的一個人物，然而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也非常可笑，可是他的魅力正在於此。讀者的憐憫心便由於他的同情，而為這一個受人嘲笑卻不知道自己價值的高貴的人物所激起。幽默的奧秘就在於激發同情的能力。讓·華爾讓也是這方面一個強而有力的嘗試，但他所引起的憐憫是由於他的可怕的不幸，和社會對待他的不公平。創造肯定的人物的特別困難之處，是在這些人物主觀的美德，他們對高尚道德的努力爭取，和他們改變客觀生活的不可能之間的矛盾。例如哈姆萊特和維特，例如俄國文學中從普式庚的歐根·奧涅金到契可夫小說和戲劇中的那些「多餘的人物」。他們無力改變世界，他們是消極而懦弱的，好沈思而又常躊躇。

莎士比亞、歌德、普式庚、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契可夫，並不遮掩他們所描寫的人物的有歷史性的缺點。這便是他們寫實主義偉大之處，同時也是他們的寫實主義的悲劇。過去，有許多作家曾經企圖掩飾這個矛盾，那時他不過成功地描摹出了一個善良美德的影子，而不是一個人（李查孫的小說，十九世紀英國和法國布爾喬亞的戲劇），或者如在十九世紀常常遇見的，他們將他們主角的性格掩藏在寬恕

一切的愛或慈善的人道主義的帷幔之下。結果便有了狄更斯，雨果，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品德優美的『窮人』，『可憐的人』，『這些作家用同情受難者表現了他們的人道主義，然而這不過是消極的憐憫而已。

蘇聯文學的人道主義表現在去毀滅社會罪惡的積極意志的確定上。因此，蘇聯文學的肯定的人物，不是渺小而可憐的人物，卻是一個驕傲的創造者，社會的建設者，爲人類勝利而戰的大無畏的戰士。

從前的最優秀的人們無力改善他們周圍的現實，使文學蒙上了一層悲觀主義的色彩。蘇聯作家們的注意便集中創造一位肯定的人物，作爲蘇維埃時代的主要的人物。

『新時代的英雄』，法捷耶夫說，『是來自羣衆的英雄，他是他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新的英雄不是孤立的，不是唯我獨尊的，自然也不是『多餘的。』

索爾科夫就是這樣一位來自羣衆的英雄。而當萊奮生只在夢想『新的、美的、強的人』時，索爾科夫和阿萊夏·瑪倫基已經在暗淡的現實中看見了美麗的未來的誕生。不管內戰環境的艱難困苦，他們仍然在空閑的時刻抽空去夢想未來，夢想新的人物，他能够貢獻出他們一切的力量，所有而精神力，啓示宇宙最深奧的祕密，運用原子能爲新社會謀福利。法捷耶夫將索爾科夫和瑪倫基描繪成具有健全的堅實的精神與性格的人。

索爾科夫的生活，是從他最早的幼年時代敘述起。由一個獨立不羈的，頑強的孩子，索爾科夫經過了一個備嘗艱苦的生活，他成了一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做了軍事人民委員，他被干涉軍俘去，擄掠者

把他手綁腳縛地放在汽車裏運走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刻，索爾科夫的面孔表現出力量，堅定，不屈，超乎征服者之上的優越感。索爾科夫逃出了監獄後，做了廣大游擊運動的領袖。在衆寡懸殊的戰爭的艱苦的環境下，他表現出了異常的勇敢與膽量。

法捷耶夫指明出來，『凡是屬於人的一切索爾科夫都有，』甚至於人的缺點對他也並非無關，所有人們的快樂與利益他都看重，因此，他對於人類的受難與屈辱懷有深刻的理解。

他的武裝同志阿萊夏·瑪倫基，寬厚而又善良，阿萊夏·瑪倫基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一個天生的無產階級，他是索爾科夫的老朋友和先生，將他全部極大的生之歡樂用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上。

他的『健全，堅實的精神』在無窮無盡的有趣的幽默中可以感到，甚至於在他執行指定的最危險的地下工作時，這種幽默也從未離開過阿萊夏·瑪倫基。在他對一切事物都有強烈的興趣上，從分析原子到探掘鐵礦，也可以感覺到他的『健全，堅實的精神。』這些特點顯示出他人格的博大，顯示出一個新社會的建造的樂觀精神。

索爾科夫和阿萊夏·瑪倫基的巨石一般的，意志堅強而目標確定的性格，對照着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尋求探索和躊躇不定，他們的革命道路在那些年代是極端的曲折的。法捷耶夫藉科斯特涅茨基醫生，尤其是藉了他的女兒麗娜做例子來表現出這一點。在尋求真正的生活的時候，麗娜不安定地使自己從這一個目標轉移到另外一個目標。最後，這個年青的女孩子充滿了生活的喜悅，自覺到她自己的美，

自己的重要，如同托爾斯太的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夏一樣。然而這並不能長久地使她滿足，她從歡欣的肯定自身，過渡到否定自身的一切。她懷想着托爾斯太的上帝，『拋棄自身歡樂和福利的上帝。』然而，『直接的接觸城市中的陋巷，接觸真正的苦難與貧困，又向麗娜顯示出托爾斯太的仁愛與慈善的上帝的虛妄的性質。』

用盡了那種理想主義哲學的方法，麗娜在愛情裏尋求生活的意義。但是，她和白軍軍官朗格沃易的關係，立刻使她在愛情的詩意中的幻夢煙消雲散。面對着革命黨人，她清清楚楚地看到她往日的一切探索之無益與沒有意義。用盡了她所有的內心中的才智，麗娜開始隱約而模糊地看出在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中有新生活的可能。

最後，小說又有了一個主題——一般的文化問題。

科斯丹堅茨基的十六歲年紀的兒子塞爾約夏參加了突擊隊。和老布爾什維克馬泰姆耶諾夫一同派到遼遠偏僻的地區去和農民建立聯繫。在路上，他們發現自己到了古代烏德克部落居住的地方。……於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保衛新社會主義社會的戰士，在他們國家的遼遠被隔離的角落裏，遇見了保持着原始部落生活制度的烏德克人。

部落制度民族的品德上的完美與純潔，常常喚起文明社會最有良心的代表者提出返回於原始的過去。

『一切罪惡產生於科學與藝術的發展，』托爾斯太認為現代人的一切的罪惡是『知識的果實。』法捷耶夫描寫了品德完美的烏德克族和他們的部落制度。但是卻說明了這個民族註定了要滅亡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文明的益處。拯救烏德克，也正如拯救全人類一樣，在這回於原始的過去中是不能得到的，而要在奮力爭取新的未來中去獲得。

三

法捷耶夫和那些參加過內戰的人分別已經二十多年了，他們曾經做了他的小說毀滅和烏德克的最後中的人物的原型。生活將他們分散到國內的不同的角落裏。而現在，他們這些同一個世代的人們，又在法捷耶夫的新小說青年自衛軍會面了。

命運把他們一同帶到了克里斯諾頓小城的德國的格殺打撲的手裏，這個小城市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

就在這兒，區黨委馬特維·柯斯吉耶維奇留在城裏作地下工作，遇見了十五年來未曾見過面的從前的游擊隊員彼特洛夫。就在這裏，德國的審問官盤詰柯斯葉維奇和老礦工劉吉柯夫。後來，礦場的主任華爾柯被關進和馬特維·柯斯吉耶維奇同在一個牢房裏面。把他們一同帶到這地方來的，是他們對德國人的難以和解的深仇，是他們對故鄉的敵人戰鬪到最後的決心。

不論格殺打撲的恐怖或者迫近的死亡，都不能在精神上或者肉體上使這些幹練的戰士們屈服。在他們的最後的時刻，安特列·華爾柯和馬特維恐懼蘇爾迥相互地暢懷而談。他們的話裏面沒有惑疑；都高響着對他們過去的生活的驕傲：『歷史上任何的人，從未分擔過像落在我們肩頭上的這樣多的事情，你也知道我們並沒有在重壓下屈服過，現在我問你——我們是什麼一種人呢？』蘇爾迥帶着孩子氣的天真問道。『而德國人，那些蠢貨，以為我們怕死！』他又笑了一笑。

這些人是不怕死的，因為在他們的周圍長成了年青的一代，足可以比得上他們的父親。年青的人們正在和他們並肩前進，當他們死後，這些少女將繼續對他們祖國的仇敵作戰，直到最後的終結。

青年近衛軍是一個地下的青年組織，它是在德國人佔領的時期的頓巴斯，在克拉斯諾小城中由蘇聯的年青人所建立的。作者保留了組織人員的眞姓名。廣大場面的人物中只有兩三個人物是虛構的。作者的直覺深深透入事件和地方的外部的帷幔，揭露了一般的和典型的。鄒麗亞·葛洛摩娃、劉巴·謝夫卓娃、奧廖格·柯歇夫亦、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謝廖薩·邱列寧、伊凡·突根尼奇以及他們的同志們，他們從小孩子的時候起便彼此認識，他們在同一個學校裏讀書，在這些具體的歷史人物的後面，他們看見了全部的蘇維埃的青年們。這些少女們具體地表現了蘇聯人民更年青一代的英勇的特性。

德國人挾着他們的野蠻的『新制度』來了，舊日的生活粉碎了。所有的男人們，代表着本城的精神與肉體力量的人們和軍隊一同地走了。只有無助的女人，孩子，老人們留了下來。德國人讓這些人民服

成一件偉蹟。但是誰個沒有在童年時夢想這豐功偉績，——然而豐功偉績並非常常可以完成的。」

讀 梅 莎 德

讀梅·莎德的小說的，想像他們自己是英雄的孩子們對於冒險的渴望，這卻是一個非常這些保衛故鄉的男女孩子們的豐功偉績中表現出來。生活將他們投入人類極端痛苦的深處，克拉斯諾頓的年青人上升到人類的峯頂。

這本小說有一個不應該不提到的顯著的特色。全書充滿了德國侵略者的恐怖與殘暴的描寫，人民被活埋，婦人和孩子們被低飛的飛機上的機槍一排一排地射倒。每一頁都訴說着空前未有的精神和肉體的苦刑，但是這本書卻籠罩着生命的喜悅和完美的氣氛，那是德國人的刑房所不能毀掉的。

在青年近衛軍的男女孩子們的頭上『一片黑色的陰影已經展開了，這片陰影從他們的背後升起，正在南方和北方的某處伸展牠的翅膀。』但是這陰影並不能遮蔽了使他們不知道生命的美麗，不能奪去他們生存的喜悅。『實在的，我們受的痛苦極大，然而生命卻美麗。』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說。這些孩子們受的痛苦，因為他們自身表現的美與力而光輝燦爛。當迫近了城市的德國人的大礮隆隆巨聲已經聽得見的時候，鄔麗亞·葛洛摩娃站在一枝百合花的前面嘆賞不止。同時鄔麗亞她自己，她的『美麗的，由於突然從內部湧出的強烈的光而張得大大的，溫潤烏黑的眼，以致她自己就很像一枝反映在幽暗的水裏的百合。』

劉巴·謝夫卓娃的形象是令人難以忘記的，她在『舞臺上旋轉着，高唱着，在大廳裏旋轉着高唱

每個參加組織的新人員宣了下面的誓言：

『如果復仇需要我的生命，我將毫不遲疑地獻出它。如果我受了酷刑或者由於懼怯而毀了這神聖的誓言，我的名字和我的家庭永遠受咒咒，我自己將在同志們嚴厲的掌責遭到報應。』

法捷耶夫以詩意的魅力敘述了這組織中青年的人員如何履行了他們的誓言。他們的功績蓋世無雙，他們的痛苦也是無可比擬的。

深切動人而有趣的，是鄧摩亞·葛洛摩娃和她的同窗好友華麗雅·費拉多娃分別時的那一幕情景。許多年來，她和她的好友分享她的內心的希望與夢想。這並非撤退前夜的偶然的分別，這一次的離別使她們看出她們的路已經分開了；她們的生活這時候要沿着不同的路線和方向了。

『華麗雅覺得，她現在放棄了她生活中一種最大的，最光明的東西，而留下來的則是一種非常灰色的同時非常陌生而可怕的東西了。

『鄧摩亞覺得，她失去了在幸福的時分或精神最苦悶的時刻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友人。鄧摩亞之所以哭泣，是因為這是童年的結束，她變成了大人，她走進了世界——獨自地走進了世界。』

當作者描寫年青的謝廖薩·邱列寧的少年『過激』時，向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告別，接着便是動人的幽默：

『你有鷹的心，但是你還年青，穿的很壞，你的腳上有繭子。讀者啊，你在生活中怎樣處理你自己？當然，首先要去完

成一件偉蹟。但是誰個沒有在童年時夢想這豐功偉績，——然而豐功偉績並非常常可以完成的。」

但是這不是讀梅·沙德的小說的，想像他們自己是英雄的孩子們對於冒險的渴望，這卻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目標，在這些保衛故鄉的男女孩子們的豐功偉績中表現出來。生活將他們投入人類極端痛苦的深處，從這深奧之處，克拉斯諾頓的年青人上昇到人類的峯頂。

這本小說有一個不應該不提到的顯著的特色。全書充滿了德國侵略者的恐怖與殘暴的描寫，人民被活埋，婦人和孩子們被低飛的飛機上的機槍一排一排地射倒。每一頁都訴說着空前未有的精神和肉體的苦刑，但是這本書卻籠罩着生命的喜悅和完美的氣氛，那是德國人的刑房所不能毀掉的。

在青年近衛軍的男女孩子們的頭上『一片黑色的陰影已經展開了，這片陰影從他們的背後升起，正在南方和北方的某處伸展牠的羽翼。』但是這陰影並不能遮蔽了使他們不知道生命的美麗，不能奪去他們生存的喜悅。『實在的，我們受的痛苦極大，然而生命卻美麗。』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說。這些孩子們受的痛苦，因為他們自身表現的美與力而光輝燦爛。當迫近了城市的德國人的大礮隆隆巨聲已經聽得見的時候，鄒麗亞·葛洛摩娃站在一枝百合花的前面嘆賞不止。同時鄒麗亞她自己，她的『美麗的，由於突然從內部湧出的強烈的光而張得大大的，溫潤烏黑的眼眸，以致她自己就很像一枝反映在幽暗的水裏的百合。』

劉巴·謝夫卓娃的形象是令人難以忘記的，她在『舞臺上旋轉着，高唱着，在大廳裏旋轉着高唱